

郁離子序

古之君子學之以開物成務道
是以經綸大經必思任天下之
重而不私以善其身故其得君
措於用也秩之為禮宣之為樂
布之為紀綱法度施之為刑



文明之治洽乎四海流澤被于
無窮此奚特假言以自見哉及
其後也雖孔子之聖可大有為
而猶不免述作以傳道況其下
乎然則必假夫文以自見者蓋
君子之不得已焉耳矣君子以

為學既不獲措諸設施道不行
於天下其所抱負經畫可以文
明治世者獨得筆之方冊乘示
千百載之下知而好者或推以
行是亦吾澤所及其志豈不為
可尚矣夫然自秦漢而降能言

之士何限非不欲如前所云也
率多淫於異端失於偽巧詭而
不正駁而不徒弗畔夫道固鮮
久苟用之以求致治殆猶適燕
而南其轅乎闡天地之隱微物
理之微究人事之變喻馬而當

雜焉而彰簡而嚴博而切反復
以盡乎古今懇到以中乎要會
不襲履陳腐而於聖賢之道若
合符節去一不可宜於行近世
以來未有如郁離子之善者也
夫郁離子文也明兩雜也郁離者

文明之謂也非所以自飾其意
謂天下後世若用斯言必可底
文明之治耳嗚呼此寧虛語哉
後善少嘗受讀歎其義趣幽曠
歧緒浩穰或引而不發或指近
而歸遠惜乎莫測其所以然逮

法之之觸類而求然後稍得
窺夫涯涘竊辟諸曾師之籠一
藥必治一病玉石草木禽獸之
屬皆可以已疾延年無長物也
此其為書所以深博古君子立
言之旨使有得若而措於用其

文明之治益天下後世為不薄
詎正度越諸子而已耶是書為
誠意伯劉先生所著先生嘗自
任以天下之重於經綸之道開
物成務之學家所畜有曾以其
業翔當今之運輔

大明字業昭之矣存諸方冊者
故御史中丞龍泉章公雖已刊
置鄉塾然未感行於世先生之
子仲璟與其先之子薦謀重刻
以傳嗟乎茲定一家得而私之
者哉僭為敘其大略俾貽方來

云爾翰林

國史院編脩官諸生吳從善序

郁離子序

郁離子者誠若伯劉公在元季

時所著之書也公學之以採三才

之奧識之以達萬物之情氣之

以奪三軍之帥以是自許卓然立

於天地之間不知自視與古之豪傑

何如也年二十已登進士第有志於
尊至庶民當是時其君不以天下
事念官不擇人例以常格
處之嗜不仕有為已而南北釋騷
公慨然有澄清之志藩閩方務
治兵辟公參贊而公銳欲以功業

自是累達大議皆逢時之長樂
而當國者樂曰循而悅曷且抑而
不朽公遂弃官去屏居青田山中
表憤著書此郁離子之所以作也
郁離者何離為火文明之象用
之其文郁然為盛世文明之治

有離子序
七
故曰郁離子其書終為十卷分
為十八章一散為一百九十五條多
或十言少或百字其言詳於正
已慎激脩紀遠利尚減量敵審
勢用賢治民本乎仁義道德之
懿明乎吉凶禍福之幾審乎古

今成敗得失之跡大槩矯亢窒
之弊有激而言也牢籠萬彙
洞釋羣物辨博奇詭巧於比
喻而不失乎正驟而瀆之生輝
灑然多太阿出匣若不可玩絲
而思之其言確然鑿乎如

石之必治病多乎乎如五穀之必
療饑而不可去者也豈易言商
之功利申韓之刑名儀秦之捭
闔孫吳之陰謀其說詭於聖人
務以智數相高而不自為非者
哉是是書者皆以公之
大用為
維新之朝乎

感詎知天意有在挈而界之
皇上龍興辛巳宏謨偉略輔翼
興運及乞功仍賞疏土分封遂膺
五等之爵與元勳大臣丹書鐵
券聯休共美於無窮不其盛哉

傳有之曰楚雖有材晉實用之
公之謂也初公著書本有聖於天
下後世詎意身親用之雖然公
之事業具于書此元之所以亡也
公之書見于事業此

皇明之所以興也嗚呼一人之用舍

有闕於天下國家之政則是書
也豈區區一家言哉一夔蚤嘗受
教於公後謁公金陵官寺出是
書以見教一夔駭所事是愧未
能志其要領今公已薨其子仲
璟懼其散軼以一夔於公有相

後之好俾為之序，顧一夔何敢
序公之書，然將繫名於簡編
之末，亦為榮幸，自不讓而序
之。公諱基，字伯溫，栳蒼人，為其
言行之詳，官勳之次，則具在
國史，茲不著。

洪武十九年十一月，門生
杭州府儒學教授天台徐
一夔謹序。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都離子目錄

卷之二

千里馬

魯般

玄豹

靈丘丈人

瞽瞍

卷之三

枸橿

螟蛉

天地之盜

省敵

虞孚

卷之四

天道

牧豸

公孫無人

蛇蠍

神僊

麋虎

羹藿

九難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郁離子卷之

千里馬第一

郁離子之馬蓋得馱馱馬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
廐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閱方貢曰馬則
良矣然非冀產也寘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
喜華之山寔維帝之明都爰有紺羽之雉抱而弗朋惟
天下之鳥惟鳳為能擬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
思以鳳之鳴之天下來鳩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木主
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事神後世乃易以土偶
非先王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百求諸心誠不以貌
肖而今反之矣今子又以古反之弗鳴則已鳴必有戾

省敵

虞孚

卷之四

天道

牧豸

公孫無人

蛇蠍

神僊

麋虎

羹藿

九難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郁離子卷之

千里馬第一

郁離子之馬章得馭馱馬人曰是千里馬也必致諸內
廐郁離子悅從之至京師天子使太僕閱方貢曰馬則
良矣然非真產也寘之於外牧南宮子朝謂郁離子曰
喜華之山寘維帝之明都爰有紺羽之雉抱而弗朋惟
天下之鳥惟鳳為能徒其形於是道鳳之道志鳳之志
思以鳳之鳴之天下來鳩見而謂之曰子亦知夫木主
之與土偶乎上古聖人以木主事神後世乃易以土偶
非先王之念慮不周於今之人也百求諸心誠不以貌
肖而今反之矣今子又以古反之弗鳴則已鳴必有戾

卒鳴之咬然而成音拂梧桐之枝入於青雲激空穴而
殷巖峽松杉栢楓莫不振柯而和之橫體豎目之聽之
者亦莫不蠢之焉熙之焉驚聞而大惕畏其挺已也使
鷄讒之于王母之使曰是誰而竒其音不祥使鷄日逐
之進幽昌焉誰委羽于海濱鷓鴣遇而射之中胆幾死
今天下之不內吾子之不為幽昌而為誰也我知之矣
郁離子憂須麋進曰道之不行命也夫子何憂乎郁離
子曰非為是也吾憂夫航滄溟者之無舵工也夫滄溟
波濤之所積也風雨之所出也鯨鯢蛟蜃於是乎集夫
其負鋒鋌而含銜鏑者孰不有所俟今弗慮也旦夕有
動子將安所適乎須麋曰昔者太冥主不周河洩子其

岫且泐老童過而惴之謂太冥曰山且泐太冥怒以為
妖言老童退又以語其臣其臣亦怒曰山豈有泐乎有
天地則有吾山天地泐山乃泐耳欲兵之老童愕而走
無幾康回過焉弗肅又弗防也康回怒以頭觸其山山
之骨皆水裂土墮于淵沮焉太冥逃客死于崑崙之虛
其臣皆亡厥家今吾子之憂老童也其若之何戚之次
且謂郁離子曰子何謂其垂之也與子非有願欲於今
之人也何為其然也郁離子仰天歎曰小子焉知予哉
戚之次且曰昔周之姪冶子早喪其父政屬于家僮沸
用賄於是家日迫將改父之舊其父之老不可僮群詢
而出之其母禁之僮曰老人不知死而弗自靖也夫以

其父之老與其母之言且不聽也而况於疏遠之人乎
憂之何補祗自痍也郁離子曰吾聞天之將雨也穴蟻
知之野之將霜也草蟲知之知之於將萌而避之於未
至故或徙焉或蟄焉不虛其知也今天下無可徙之地
可蟄之士矣是為人而不如蟲也詩不云乎匪鶉匪鳶
翰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言其無所往也吾何為
而不憂哉戚之次且曰昔者孔子以天縱之聖而不得
行其道顛沛窮厄無所不至然亦無往而不自得不為
無益之憂以毀其性也是故君子之生於世也為其所
可為不為其所不可為而已若夫吉凶禍福天實司之
吾何為而自彘哉

郁離子謂執政曰今之用人也徒以具數與抑亦以為
良而倚以圖治與執政者曰亦取其良而用之耳郁離
子曰若是則相國之政與相國之言不相似矣執政者
曰何謂也郁離子曰僕聞農夫之為田也不以羊負耜
賈子之治車也不以豕馱服知其不可以集事恐為其
所敗也是故三代之取士也必學而後入官必試之事
而能然後用之不問其系族惟其賢不鄙其側陋今風
紀之司耳目所寄非常之選也儀服云乎哉言語云乎
哉乃不公天下之賢而悉取諸世胄昵近之都那豎為
之是愛國家不如農夫之田賈子之車也執政者許其
言而心忤之

工之僑得良桐焉斲而為琴弦而鼓之金聲而玉應自以為天下之美也獻之太常使國工視之曰弗古還之工之僑以歸謀諸漆工作斷紋焉又謀諸篆工作古窾焉匣而埋諸土暮年出之抱以適市貴人過而見之易之以百金獻諸朝樂官傳視皆曰希世之珍也工之僑聞之歎曰悲哉世也豈獨一琴哉莫不然矣而不早圖之其與亡矣遂去入于宕冥之山不知其所終

王孫濡謂郁離子曰子知荆巫之鬼乎荆人尚鬼而崇祠巫與鬼爭神則隱而卧其偶鬼弗知其誰為之也乃蠶于其鄉鄉之老往祠見其偶之卧醮而起焉鬼見以為是卧我者也歐之踣而死今天下之卧弗可起矣而不避焉無益祗取尤耳

郁離子曰一指之寒弗煥則及於其手足一手足之寒弗煥則周於其四體氣脈之相貫也忽於微而至大故疾病之中人也始於一腠理之不知或知而忽之也遂至于不可救以死不亦悲夫天下之大亡一邑不足以為損是人之常言也一邑之病不救以及一州由一州以及一郡及其甚也然後傾天下之力以救之無及於病而天下之筋骨䟽矣是故天下一身也一身之肌肉腠理血脈之所至舉不可遺也必不得已而去則爪甲而已矣窮荒絕徼聖人以爪甲視之雖無所不愛而捐之可也非若手足指之不可遺而視其受病以及于身

也故治天下者惟能知其孰為身孰為爪甲孰為手足指而不逆施之則庶幾乎弗悖矣

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鳥而與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食何與焉朱英聞之謂春申君曰君知梟之不可以食易其性而為鳳矣而君之門下無非狗偷鼠竊亡賴之人也而君寵榮之食之以玉食薦之以珠履將望之以國士之報以臣觀之亦何異乎以梧桐之實養鳥而與其鳳鳴也春申君不寤卒為李園所殺而門下之士無一人能報者

周厲王使芮伯帥師伐戎得良馬焉將以獻于王芮李曰不如捐之王欲無厭而多信人之言今以師歸而獻焉馬王之左右必以子獲為不止一馬而皆求於子子無以應之則將撓于王王必信之是賈禍也弗聽卒獻之榮夷公果使有求焉弗得遂譖諸王曰伯也隱王怒逐芮伯君子謂芮伯亦有罪焉爾知王之瀆貨而啓之芮伯之罪也

燕王好鳥庭有木皆巢鳥人無敢觸之者為其能知吉凶而司禍福也故九國有事惟鳥鳴之聽鳥得寵而矜客至則群呀之百鳥皆不敢集也於是大夫國人咸事鳥鳥攫腐以食腥于庭王厭之左右曰先王之所好也一夕有鷓止焉鳥群睨而附之如其類鷓入譟于宮王使射之鷓死鳥乃呀而啄之人皆醜之

穆天子得八駿以造王母歸而伐徐偃王滅之乃立天
開內外之廐八駿居天閑食粟日石其次乘居內廐食
粟日八斗又次居外廐食粟日六斗其不企是選者為
散馬散馬日食粟五斗又下者為民馬弗齒于官牧以
造父為司馬故天下之馬無遺良而上下其食者莫不
甘心焉穆王崩造父卒八駿死馬之良駑莫能差然後
以產區焉故冀之北上純色者為上乘居天閑以駕王
之乘輿其厖為中乘居內廐以備乘輿之閑戎事用之
冀及濟河以北居外廐諸侯及王之公卿大夫及使于
四方者用之江淮以南為散馬以遞傳服百役大事弗
任也其士食亦視馬高下如造父之舊及夷王之李年

盜起內廐之馬當服戎事則皆飽而驕聞鈺鼓而辟易
均王沛而走乃參以外廐二廐之士不相能內廐曰我乘
輿之駮服也外廐曰爾食多而用寡其奚以先我爭而
聞于王王及大臣皆右內廐既而與盜遇外廐先盜北
內廐又先上以為功於是外廐之士馬俱懈盜乘而攻
之內廐先奔外廐視而弗採亦奔馬之高足驥首者盡
沒王大懼乃命出天閑之馬天閑之馬實素習吉行乃
言于王而召散馬散馬之士曰戎事尚力食充則力彊
今食之倍者且不克荷吾儕力少而恒勞懼弗有也王
內省而慙慰而遣之且命與天閑同其食而廩粟不繼
虛名而已於是四馬之足交于野墜粟而取農不得植

其老羸皆殍而其壯皆逸入于盜馬如之王無馬不能
師天下蕭然

蜀賈三人皆賣藥于市其一人專取良計人以為出不
虛賈亦不過取贏一人良不良皆取焉其賈之賤貴惟
買者之欲而隨以其良不良應之一人不取良惟其多
賣則賤其賈請益則益之不較於是爭趨之其門之限
月一易歲餘而大富其兼取者趨稍緩再甚亦富其專
取良者肆日中如宵旦食而昏不足郁離子見而歎曰
今之為士者亦若是夫昔楚鄙三縣之尹三其一廉而
不獲于上官其去也無以就舟人皆笑以為癡其一擇
可而取之人不尤其取而稱其能賢其一無所不取以

交于上官子吏卒而賓富民則不待三年舉而任諸綱
紀之司雖百姓亦稱其善不亦恠哉

比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修且壓乃召公謀之
請粟曰夫何女姑自食役人告飢泣事者非曰而求賄
弗與卒不曰於是眾工皆僮恚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
霏汝廊之柱折而燕既圯次及于其堂乃用其人之言
出粟具糲饋以集工曰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至視其
室不可支則皆辭其一曰向也吾飢請粟而弗得今吾
飽矣其二曰子之糲錫矣弗可食矣其三曰子之室腐
矣吾無所用其力矣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圯郁離
子曰比郭氏之先以信義得人力致富甲天下至其後

世一室不保何其忽也家政不脩權歸下隸賄賂公行以失人心非不幸矣

閔逢敦牂之歲戎事太舉有薦瓠里子憲於外闕者曰瓠里先生實知兵可恃也聘至瓠里子過郁離子辭且請言焉郁離子仰天歎曰嗟乎悲哉是舉也忠矣而獨不為先生計哉瓠里子曰何謂也郁離子曰昔者秦始皇帝東巡使徐市入海求三神山蓬萊之山請舶弗予予之華筏辭曰弗任秦皇帝使謁者讓之曰人言先生之有道也寡人聽之而必求舶也則不惟人皆可往也寡人亦能往矣而焉事先生為哉徐市無以應退而私具舟載其童男女三十八人宅海島而國焉秦皇帝留連海

濱待徐市不至不得三神山而歸殂于沙丘今之用事者皆肉食吾恐先生之請舶而得葦筏也既而果不用瓠里子

郁離子曰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切脈以知證審證以為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針灼湯齊之法參苓薑桂麻黃芒硝之藥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善為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哓哓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說以為方而語人曰我能醫是賊天下者也故治亂政也紀綱脈也道德政刑方與法也人才藥也夏之政尚忠殷承其敝而救之以質殷之政尚質周承

其敝而救之以文秦用酷刑苛法以箝天下天下苦之而漢承之以寬大守之以寧壹其方與證對其用藥也無舛天下之病有不瘳者鮮矣

郁離子以言忤于時為用事者所惡欲殺之大臣有薦其賢者惡之者畏其用颺言毀諸庭之立者多和之或問和之者曰若識其人乎曰弗識而皆問之矣或以告郁離子郁離子笑曰女几之山乾鵠所巢有虎出于樸蔕鵠集而噪之鵠聞之亦集而噪鵠見而問之曰虎行地者也其如子何哉而噪之也鵠曰是彌而生風吾畏其顛吾巢故噪而去之問於鵠鵠無以對鵠曰鵠笑曰鵠之巢木末也畏風故忌虎爾穴居者也

聚為

郁離子曰民猶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搏而聚之耳堯舜之民猶以漆搏沙無時而解故堯崩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非威驅而今庸之也三代之民猶以膠搏沙雖有時而散不釋然離也故以子孫傳數百年必有無道之君而後義又繼而得賢焉則復興必有大無道如桀與紂而又有賢聖諸侯如商湯周武王者間之而後亡其無道未如桀紂者不亡無道如桀紂而無賢聖諸侯適丁其時而間之者亦不亡霸世之民猶以水搏沙其合也若不可開猶水之水然一旦消釋則渙然離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猶以手搏沙拳則合攷則散

不來其聚之之道而以責于民曰是頑而好叛嗚呼何其不思之甚也

平原君患盜誅之不能禁或曰更賞之足則戢矣虞卿曰不可先王立賞罰以勸懲善惡衰世之政也雖微猶足以壞其趨故賞禁僭罰禁濫縣衡以稱之猶懼其不平也而况聽逆施之乎夫民之輕禁以逞欲如水之決必有所自求而塞之斯可矣今此之不索而力遏其流至于不能制乃不省其關而欲矯以逆先王之法度是猶欲止水而去其坊也其庸有瘳乎夫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或踰焉盜而獲其利莫大矣利之所至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賦政也而禁人趨也矣

是鼓亂也不滅孰甚焉平原君豁然而寤起再拜受教盡散其私財以濟貧乏申朋舊章而重購以賞獲盜者於是趙盜皆走之燕道不拾遺虞卿之教也

州之庸問於郁離子曰雲山出也而山以之靈煙火出也而火以之畜不亦異哉郁離子曰善哉問夫人之用智者亦猶是也夫智人出也善用之猶山之出雲也不善用之猶火之出煙也韓非囚秦鼂錯死漢煙出火也

魯般第二

郁離子之市見壞宅而哭之慟或曰是猶可葺與郁離子曰有魯般王爾則可也而今亡矣夫誰與謀之吾聞宅壞而棟不撓者可葺今其棟與梁皆朽且折矣舉之

則覆不可觸已不如始仍之則甕桶之未解者猶有所
附以待能者首接而推之將歸咎于葺者弗可當也况
葺宅必新其材而舊其外完而中潰者悉棄之不
束椽以為楹不斲木以為柱其取材也惟其良不問其
所產楓栝松栝栝栝無所不收大者為棟為梁小
者為枋為桷曲者為枅直者為楹長者為接短者為枕
非空中而液身者無所不用今醫閭之大木竭矣規矩
無恒工失其度斧鋸刀鑿不知所裁桂樟栝櫨剪為楹
薪雖有魯般玉爾不能輒施其巧而况於無之乎吾何
為而不悲也
青丘之山九尾之狐居焉將作妖求鬻體而戴之以拜

北斗而傲福于上帝遂往造共工之臺以障九丘九丘
十藪之狐畢集登羽山而人舞焉有老猥見而謂之曰
若之所戴者死人之鬻體也人死肉腐而為泥枯骨存
焉是為鬻體鬻體之無知與瓦礫無異而其腥穢瓦礫
之所不有不可戴也吾聞鬼神好馨香而悅明德腥臊
穢惡不可聞也而况敢以瀆上帝帝怒不可犯也弗悔
若必受烈禍行未至閔伯之虐獵人邀而伐之攢弩以
射其戴鬻體者九尾之狐死聚羣狐而焚之沮三百仞
三年而晷乃熄

漢愍帝之季年東都大旱野草皆焦昆明之池竭洛巫
謂其父老曰南山之湫有靈物可起也父老曰是蛟也

弗可用也雖得雨必有後憂衆曰今旱極矣人如坐燼
炭朝不謀夕其暇計後憂事乃召洛亞與如秋禱而起
之酒未畢三奠蛟蜿蜒出有風隨之颺二然山谷皆殷
有噴雷雨大至木盡拔彌三日不止伊洛瀍澗皆溢東
都大困始悔不用其父老之言

郁離子曰螢之為明微微也昏夜得之可以照物取而
寘諸燭下則黝然亡矣燭亦明矣我而不能不晦於月
也太陽出矣月之明又安在哉故狗制狐豹制狗虎制
豹後魏制虜魏吳晉宋齊梁陳隋之君惟其不當漢祖
之時也使其在漢祖之時不敢與布越伍而况能南面
哉是故湯武不作而後有桓文桓文不作而後有秦秦

之王適逢六國之皆庸君故有賢人弗能用而秦之問
得行嗚呼豈秦之能哉

或問勝天下之道曰在德何以勝德曰大德勝小德小
德勝無德大德勝大力小德敵大力力生敵德生力力
生於德天下無敵故力者勝一時者也德愈久而愈勝
者也夫力非吾力也人各力其力也惟大德為能得羣
力是故德不可窮而力可困人言五伯之假仁義也或
曰是何足道哉郁離子曰是非仁人之言也五伯之時
天下之亂極矣稱諸侯之德無以加焉雖假而愈於不
能故聖人有取也故曰誠勝假假勝無天下之至誠吾
不得見矣得見假之者亦可矣

郁離子曰甚矣仁義之莫彊於天下也五伯假之而猶是以維天下而獲天下之顯名而況於出之以忠行之以信者哉今人談仁義以口間取其一二無核於其欲者時行焉將以賈譽也及其弗獲則舉仁義以為迂而舍之至于死弗寤哀哉

齊湣王既取燕滅宋遂伐趙侵魏南惡楚西絕秦交示威諸侯以求為帝平原君問于魯仲連曰齊其成乎魯仲連笑曰成哉臣竊悲其為象虎也平原君曰何謂也魯仲連曰臣聞楚人有患狐者多方以捕之弗獲或教之曰虎山獸之雄也天下之獸見之咸驚而亡其神伏而俟命乃使作象虎取虎皮蒙之出于墉下狐入遇焉

帝而踏他日豕暴于其田乃使伏象虎而使其子以戈荷諸衢田者呼豕逸于莽遇象虎而反奔衢獲焉楚人大喜以象虎為可以皆服天下之獸矣於是野有如馬被象虎以過之人或止之曰是駁也真虎且不能當往且敗弗聽馬雷响而前攫而噬之顛磔而死今齊實象虎而燕與宋狐與豕也弗戒諸侯其無駁乎明年望諸君以諸侯之師入齊湣王為淖齒所殺

蟾蜍游于泱漭之澤蚶蚶以其族見喜其類已也欲與俱八月使鼃醜呼之問曰彼何食曰彼宅于月中身棲桂樹之陰餐泰和之厚精吸風露之華滋他無所食也蚶蚶曰若是則予不能從矣子處泱漭之中一日而三

飽予焉能從彼單捷于沈溲袴其胃腸而吸飲風露乎
問其食不對鼃醜復命使返而窺之則方據潮而食其
蛆監糞汁而飲之滿腹然後出胸胸然鼃醜返曰彼之
食溷蛆與糞汁也一日不可無也而焉能從子蟾蜍蹙
額而哈曰嗚呼予何罪乎而生與此物類也

郁離子曰豺之智其出於庶獸者乎嗚呼豈獨獸哉人
之無知也亦不如之矣故豺之力非虎敵也而獨見焉
則避及其朋之來也則相與犄角之盡虎之力得一豺
焉而殺之其後也而犄之者至矣虎雖猛其奚以當之
長平之役以四十萬之衆投戈甲而受死惟其智之不
如豺也

玄豹第三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嗚呼世有欲蓋而彰欲抑而揚
欲揜其明而播其聲者不亦異乎郁離子喟然歎曰子
不見夫南山之玄豹乎其始也黯黯耳人莫之知也霧
雨七日不下食以澤其毛而成其文文成矣而復欲隱
何其蚩也是故縣黎之玉屢頑石之中而潛于幽谷之
底其壽可以與天地俱也無故而舒其光使人矚而駭
之於是乎推鑿來而扁鑄發矣桂樹之輪囷誥樛與栝
樾奚異而斧斤尋之不懈阻遠者何也以其香之遠也
故曰欲人之不見莫若物其明欲人之不知莫若瘖其
聲是故鸚鵡繫于能言螭蠹獲于善鳴樗以惡而免割

以苦而不烹何其鬻子之燁：而返子之冥冥乎石
羊先生悵然久之曰惜乎予聞之晚也

南山之隈有大木羣蟻萃焉穿其中而積土其外於是
木朽而蟻日蕃則分處其南北之柯蟻之埴瘠如也一
日野火至其處南者走而北處北者走而南不能走者
漸而遷于火所未至已而俱焚無遺者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臍焉荆人有逐麝者麝急則抉
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
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以及其家何其
知之不如麝耶

子游為武城宰郭門之埴有鴻遷其巢於墓門之表墓

門之老以告曰鶴知天將雨之鳥也而驟遷其巢邑其
有大水乎子游曰諾命邑人悉具舟以俟居數日水果
大至郭門之埴沒而雨不止水且及于墓門之表鶴之
巢翹然徘徊長唳莫知其所處也子游曰惡哉是亦
有知矣惜乎其未遠也

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俱為微行昏夜踰其鄰入
之垣鄰人惡之坎其往來之涂而置溷焉一夕又往子
僑先墮于溷弗言而招詭隨詭隨從之墮欲呼子僑掩
其口曰勿言俄而涉虛至亦墮子僑乃言曰我欲其無
相陸也君子謂西郭子僑非人也已則不慎自取污辱
而也藏禍心以陷其友其不仁甚矣

蒼篔之山溪水合流入于江有道士築于其上以事佛
甚謹一夕山水大出漂室廬塞溪而下人騎木乘屋號
呼求救者聲相連也道士具大舟躬蓑笠立水澣督善
水者絕以俟人至即投木索引之所存活甚衆平日有
獸身沒波濤中而浮其首左右盼若求救者道士曰是
亦有生必速救之舟者應言往以木接上之乃虎也始
則矇々然坐而舐其毛比及岸則矇目眊道士躍而攬
之仆地舟人奔救道士得不死而重傷焉郁離子曰哀
哉是亦道士之過也知其非人而救之非道士之過乎
雖然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道士有焉
秦龍先生采藥于山有老父坐石上揖之不趨舉龍先

生拱而立頃之老父仰而嗟俯而凝其神玉如也頷而
笑曰子欲采藥呼余亦采藥者也今子雖采藥而未知
藥也知藥莫若我秦龍先生跪曰願受教老父曰坐吾
語子中黃之山有藥焉龍鱗而鳳葩玉質而金英宵納
月彩晨晞日精宅厚坤以為家澡沆瀣之流榮其味不
苦不酸其性不熱不寒淡如也淳如也其名曰芝得而
服之壽考以歲百病不生皞々熙々躋于泰寧而五百
年一遇之太行之山有草焉丹莖而紫莖根如伏龍葉
如翠翹葱々萋々蔚茂以齊其名曰參得而服之老者
少少者壽病者已尪者起而三百年一遇之南條之山
有草焉性溫而和味芳以辛馥々芬々香氣襲人其名

曰木得而服之養精益神救死扶生去疾除根瘴癘莫
干寢興以安而百年一遇之岫嶺之山有木焉碧榦而
瓊枝綠葉菁菁上拂穹蒼下臨曾崖霜雪灑之而不凝
赤日過之而不炎其馨菲之其味如飴鬼魅畏之避不
敢窺其名曰桂黃而服之可以祛百邪消毒滯扶陽抑
陰欽真歸元岷山之陰有草焉葉如翠眊根如團金味
如人膽稟性酷烈不能容物名曰黃良黃而服之推去
百惡破癥解結無穢不滌煩痲毒熱一掃無迹如司寇
之極殘賊之二物也有病乃服無病者不服也故有弗
用用必中陰谷有草狀如黃精背陽而生入口口裂着
肉肉潰名曰鉤吻雲夢之隰有草其狀如葵葉露滴人

疏為瘡痍刻骨絕筋名曰斷腸之草之二草者但有殺
人之能而無愈疾之功吾子其慎擇之哉無求美弗得
而為形似者所誤秦龍先生愀然而悲顧求老人已不
知其所之矣

梓謂棘曰爾何為乎備之而不揚櫛之而無所容幽糝
於灌莽之中翳朽樺而不見太陽不已痲乎吾榦竦穹
崖梢拂九陽根入九陰日月過而留其暉風雨會而流
其滋鷓鴣雛翠鷺朝夕和鳴暖靄晴嵐山蒸澤烘結為祥
雲五色備象八音成聲絢為文章抱日浮光蔚兮若濯
錦出蜀江粲兮若春葩曜都房是以匠石見而愛之期
以為明堂之棟梁言既棘倚風而嘯振條而吟曰美矣

哉吾聞之治容色者侮之招麗服飾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今子之美冠群超倫名彰于時泰運未開構夏無人吾憂子之不得為明堂之棟梁而剪為黃腸與腐肉同歸于冥之鄉雖欲見太陽其可得乎吾長不盈尋大不踰指扶踈屈律不文不理天不畀之以材而賜之以刺使人不敢樵禽不敢萃故雖無子之美而亦無子之憂則吾之所得多矣吾又安所求哉

宋王欲使熊螯父為司馬熊螯父辭宋王謂杞離曰薄諸乎吾將以為太宰杞離曰臣請試之旦日之熊螯父氏不遇其僕于達為道王之意其僕曰小人不能知也然嘗聞之南海之島人食蛇北游于中國腊蛇以為

糧之齊人館之厚客喜侑主人以文賦之侑主人吐舌而走客弗喻為其薄也戒皂臣求王虺以致之今王與大夫無亦猶是與杞離慚而退

郁離子學道于藐乾羅子冥授化鐵為金之術遂往入九折之山得躍冶之鋼而鍊之以左目取火于太陽右目取水於太陰驅役雷風收拾鬼神以集于黃中渾豚豚如珠在胎焜熒如日將升仙人皆仰之矣山鬼窺而慄焉嘯其徒謀之曰有怪女知之乎若不早圖而待其成悔無及矣乃使獠與魁撓之百端不能破乃羣號而訴諸帝曰天生物而賦之形與性壽夭貴賤司命掌之弗可移也夫是謂之天常今彼將以智奪之以

竊天權弗可假也帝怒命方伯宵鼓之以猶鞞之鞞鐵
躍弗可止遂不能成金

石羊先生謂郁離子曰子不知子之憂乎郁離子曰何
為其不知也曰何以知之曰周人有好姣服者有不足
於其心則忸怩而不置必易而後慊一日有所之袂涅
而弗知也揚之而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指之涅則惋而
嗟攝而搔之涅去而跡在其心妯妯然五步而六視不
成行而復鄭子陽好其妻其妻美而額厲蔽之以翟三
年未之見一夕而禡其翟見焉則快然不樂申旦而不
寐其妻雖以翟蔽之終不好矣故陰谷之木生于嵌巖
之下終年不見日月之光而不怨者不知天之有日月

也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為食歲儲菑而待新、未嘗不
敢竭其舊且日之畝視其禾皆穎而且栗喜而歸曰新
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入飽之舊且盡而新未熟不
勝其缺望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蹊其畝而禾愈青
是非禾之返青也聖之者切也荆人有走虎而捐其子
者以為虎已食之矣弗求矣人有見而告之曰爾子在
盍遠求之弗信采薪者以歸子之他日遇而爭之其子
弗識矣趙王之太子病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矣非萬
金之藥弗可問之曰是必得代之楮荆之玉岫嶺之沙
禹同青蛉之空曾青崑崙之紫白英合浦之珠蜀之犀
三韓之寶龜璽無問之珣玕琪合汞鉛而鍊之一年而

和二年而成三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而服之斯可以起矣溥于公聞而笑之曰誠哉所謂醫緩矣莊子之齊見餓人而哀之餓者從而求食莊子曰吾已不食七日矣餓者吁曰吾見過我者多矣莫我哀也哀我者惟夫子向使夫子不不食其能哀我乎秦龍先生謂石羊子曰徃子泝于江十日而風恒從西來及還而沿又十日而風恒從東來從者恚而泣子歸之曰天有風主為予汝乎何為泣也

靈立丈人第四

靈立之丈人善養蜂歲收之蜜數百斛蠟稱之於是其富比封君焉人卒其子繼之未幾月峰有舉族去者

恤也歲餘去且半又歲餘盡去其家遂貧陶朱公之齊過而問焉曰是何昔者之煊煊而今日之涼涼也其鄰之叟對曰以蜂請問其故對曰昔者丈人之養蜂也園有廬、有守劔木以為蜂之宮不罅不腐其置也疏密有行新舊有次坐有方牖有鄉五五為伍一人司之視其生息調其暄寒鞏其構架時其墜發蕃則從之析之寡則與之裒之不使有二王也去其蛛蝨虻蚋蟬彌其土蜂蠅豹夏不烈日冬不凝斯飄風吹而不搖淋雨沃而不漬其取蜜也分其羸而已矣不竭其力也於是故者安新者息丈人不出戶而收其利今其子則不然矣園廬不葺汗穢不治燥濕不調啓閉無節居處脆脆出入

障礙而蜂不樂其居矣及其父也蝮斯罔其房而不知
螻蟻鑽其室而不禁鷓鴣掠之于白日狐狸竊之于昏
夜莫之察也取蜜而已又焉得不涼涼也哉朱公曰噫
二三子識之為國有民者可以鑒矣

郁離子曰刑威令也其法至于殺而生人之道存焉赦
德令也其意在乎生而殺人之道存焉書曰刑期于無
刑又曰眚災肆赦此先王之心也是故制刑期于使民
畏刑有必行民知犯之之必死也則死者鮮矣赦者所
以矜蠢愚宥過誤知罪不避而輒原焉是啓僥倖之心
而教人犯也至于禍檢惡積不得已而誅之是以恩為
罪也然則赦令卒不可行與曰法有二有古今之通禁

禁古今之通禁惡逆也殺人傷人及盜之
類也釋勿治是代之為賊也一代之私禁茶鹽錢幣
之類也民無以為生而官不能恤於是乎有犯雖難以
為常原情而貸之可也

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焉有漁
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
拯我予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十金漁者曰向
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勃然作色曰若
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為不足乎漁者
黯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吕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
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許金而不酬者也曩而

觀之遂沒郁離子曰或稱賈人重財而輕命始吾不信而今知有之矣張子房謂漢王曰秦將賈人子可啗也抑所謂習与性成者與此陶朱公之長子所以死其弟也孟子曰故術不可不慎也信哉

衛懿公好禽見觝牛而悅之祿其牧人如中士甯子諫曰不可牛之用在耕不在觝其牛耕必廢耕國之本也其可廢乎臣聞之君人者不以欲妨民弗聽於是衛牛之觝者賈十倍於耕牛牧牛者皆釋耕而教觝農官弗能禁邙有馬生駒不能走而善鳴公又悅而納諸廐甯子曰是妖也君不寤國必亡夫馬齊力者也鳴非其事也邦君為天牧民設官分職以任其事廢事失職厥

實召之自今以往衛國必多不耕之夫不織之婦矣君必悔之又弗聽明年狄伐衛侯將登車而御失其轡將戰士皆不能執弓矢遂敗于榮澤滅懿公

鬃彫問于赤羽彫曰盜日殺而日多何也赤羽彫曰未也而今方多耳鬃彫曰何若是甚也赤羽彫曰乘子之車循子之軌天下之生將盡為盜鬃彫曰請聞之赤羽彫曰昔者蠶蜨暴於岷嶓之間蜀王使相回帥師伐之畏弗進作土門而壁焉其士卒日食于民民察弗堪於是五丁鑿山以出于江之源擒蠶蜨殺之相回聞蠶蜨之死也毀壁而出取其尸以為功曰我之徒兵實殺之

五丁怒殺相曰拼天彭而壅之江江水逆流覆王宮王
升才而號化為杜鵑今天下之治盜者皆相回也民不
甘餒肉于蠶蛾也能無洩五丁之怒者乎

晉靈公好狗築狗圈于曲沃衣之繡嬖人屠岸賈因公
之好也則夸狗以悅公公益尚狗一夕狐入于絳宮驚
襄夫人襄夫人怒公使狗搏狐弗勝屠岸賈命虞人取
他狐以獻曰狗實獲狐公大喜食狗以大夫之俎下令
國人曰有犯吾狗者刑之於是國人皆畏狗之入市取
羊豕以食飽則曳以歸屠岸賈氏屠岸賈大獲大夫有
欲言事者不因屠岸賈則狗羣噬之趙宣子將諫狗逆
而拒諸門弗克入他日狗入苑食公羊屠岸賈欺曰趙

之狗也公怒使殺趙盾國人救之宣子出奔秦趙穿
因衆怒攻屠岸賈殺之遂弒靈公于桃園狗散走國中
國人悉禽而烹之君子曰甚矣屠岸賈之為小人也詭
狗以蠱君卒亡其身及其君寵安足恃哉人之言曰
蠹蟲食木木盡則蟲死其如晉靈公之狗矣

瓠里子自吳歸與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
送者未至於舟泊于滸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
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
也但視其敝蓬折櫓而破颿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
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為實民與則愛之
者鮮矣宜其敝也

楚王好安陵君安陵君用事景睢激江乙使言于安陵君曰楚國多貧民請以雲夢之田與之耕以食無使失所安陵君言于王而許之他日見景子問其入之數景子曰無之安陵君愕曰吾以子為利於王而言焉乃以與人而為息乎景睢失色而退語其人曰國危矣志利而忘民危之道也

衛靈公怒彌子瑕扶出之瑕懼三日不敢入朝公謂祝鮀曰瑕也對乎子魚對曰無之公曰何謂無之子魚曰君不觀夫狗乎夫狗依人以食者也主人怒而扶之嗥而逝及其欲食也憇之然後來忘其扶矣今瑕君狗也仰於君以食者也一朝不得於君則一日之食曠焉其

何敢對乎公曰然哉

瞽瞍第五

郁離子曰自瞽者樂言己之長自聵者樂言人之短樂言己之長者不知己樂言人之短者不知己者無所見不知人者無所聞無見者謂之瞽無聞者謂之聵人有耳目而見聞有所不及恒思所以聰明之猶懼其蔽塞也而況於自瞽自聵乎瞽且聵而以欺人曰予知且能然而不喪者蔑之有也

郁離子曰諱者欺之媒乎矜者諂之宅乎媒以招之宅以納之姦其不至乎故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後苔生焉姦人伺隙以圖進其身奚暇為人國家

計哉故因其矜也而施之諂因其諱也而投以欺然後昭然知其為諂與欺而弗之拒也由是而貫貫而後寵生焉寵生慕慕生效夫夫人之得志於人國家也一旦不能堪也而况於慕效之類乎腐肉之致蠅非特盡其肉而已也蠅生蛆而蛆生蠅蠅之蛆相生而不窮夫何以當之是故君子之脩德辨惑如良醫之治疾也鍼其膏肓絕其根源然後邪淫不生苟知諂與欺之能喪人心亡人國也屏其媒壞其宅茲者熄矣

瓠聖子之艾謂其大夫曰日君之左服病獸人曰得生馬之血以飲之可起也君之圉人使求僕之駮僕難未與也大夫曰殺馬以活馬非人情也夫何敢瓠聖子曰

僕惟有疑焉雖然亦既知君之心矣願因而有所請哉故兵不足則農無以為衛農不足則兵無以為食兵之與農猶足與手不可以獨無也今君之兵暴於農而君不禁農與兵有訟則農必左耕者困矣是見手而不見足也今君之圉人見君之不可無服而不見僕之不可無駮也昔者陳胡公之元妃大姬好舞於是宛丘之人皆拔其桑而植柳僕竊為君畏之

宋王偃惡楚王好言楚之非且日視朝必詆楚以為笑凡曰楚之不能若是甚矣吾其得楚乎群臣和之如出一口於是行旅之自楚適宋者必構楚短以為容國

人大夫傳以達于朝而揚遂以楚為果不如宋而先
為其言者亦惑焉於是謀伐楚大夫華擘諫曰宋之非
楚敵也舊矣猶獲牛之於鼯鼠也使誠如王言楚之力
猶足以十宋宋一楚十勝不足以直一敗其可以國
試乎弗聽遂起兵敗楚師于潁上王益逞華擘復諫曰
臣聞小之勝大也幸其不吾虞也幸不可常勝不可恃
兵不可玩敵不可侮侮小人且不可況大國乎今楚懼
矣而王益盈大懼小盈禍其至矣王怒華擘出奔齊明
年宋復伐楚楚人伐敗之遂滅宋

越王燕群臣而言吳王夫差之亡也以殺子胥故群臣
未應大夫子餘起而言曰臣嘗之東海矣東海之若

于青泥禹疆會焉介鱗之從者以班見夔出鼈延頸而
笑夔曰爾何笑鼈曰吾笑爾之躑躅而憂爾之踣也夔
曰我之躑躅不猶爾之踣乎且我之用一而爾用四
四猶不爾持也而笑我乎故踣之則羸其臂曳之則毀
其腹終日匍匐所行幾許爾胡不自憂而憂我也今王
殺大夫種而走范蠡四方之士掉首不敢南顧越無人
矣臣恐諸侯之笑王者在後也王默然
即且與蠡遇于曠蠡褰首而逝即且追之踟旋焉繞之
蠡迷其所如則呀以待即且緝其首身孤屈而矢發入
其脰食其心齧其脊出其尻蠡死不知也他日行於堪
見蜺蚺欲取之蜺謂之曰是小而毒不可觸也即且怒

曰甚矣爾之欺予也夫天下之至毒莫如蛇而蛇之毒者又莫如蝥蝥蝥木則木翳齒人獸則人獸斃其烈猶火也而吾入其脰食其心道鮮其腹腸醉其血而飽其膏三日而醒融然夫何有於一寸之蠅螻乎跂其足而凌之蝘蝓舒舒焉曲直其角吮其沫以俟之即且黏而顛欲走則足與須盡解解腮腮而卧為螳所食楚有養狙以為生者楚人謂之狙公旦日必部分衆狙于庭使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實賦什一以自奉

之果公所計與曰否也天生也曰非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則吾何假於

汲而為之役乎言未既衆狙皆寤其夕相與伺狙公之寢破柵毀柙取其積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復歸狙公卒餓而死郁離子曰世有以術使民而無道揆者其如狙公乎惟其昏而未覺也一旦有開之其術窮矣

蒙人衣後視之皮以適墻虎見之而走謂虎為畏已也返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睨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為虎所食邾婁子泛于河中流而溺水渦煦而出之得壺以濟岸以為天祐已也歸而不事魯又不事齊魯人伐而分其國齊弗救君子曰無畏者禍之本乎惟有德可以受天祥祥不安集聖人實有之猶內省而懼畏其不能勝也而况敢自祥乎非祥而

以為祥喪其心矣其能免乎

郁離子謂姬獻曰吾嘗游汝泗之間見業祠焉其中為天仙其左右為鬼伯天仙之祠香燭之外無物而鬼伯之祠擊鐘烹爓明膏火窮晝夜今子之庭無雨暘寒暑皆如市鵝羊鴨雞之聲啞嚙嘈噴不得聞人語吾隱子之不能為天仙而為鬼伯也明年而敗于匏瓜之墟姬獻死焉

有獻陵鯉于商陵君者以為龍焉商陵君大悅問其食曰螿商陵君使豢而擾之或曰是陵鯉也非龍也商陵君怒挾之於是左右皆懼莫敢言非龍者遂從而神之商陵君觀龍龍卷屈如丸倏而伸左右皆佯驚稱龍之

神商陵君又大悅徙居之官中夜穴壁而逝左右走報曰龍用壯今果穿石去矣商陵君視其跡則悼惜不已乃養螿以祠冀其復來也無何天大雨震電真龍出焉商陵君謂為秦龍來矣螿以邀之龍怒震其官商陵君死君子曰甚矣商陵君之愚也非龍而以為龍及其見真龍也則以陵鯉之食待之卒震以死自取之也冥谷之人畏日恒穴土而居陰有蛇焉能作霧謹事之出入憑焉於是其國晝夜霧巫給之曰吾神已食日矣日亡矣遂信以為天無日也乃盡廢其穴之居而處堦羲和氏之子之燿過焉謂之曰日不亡也今子之所醫者霧也霧之氣可以晦日景而焉能亡日日與天同其

久者也惡乎亡吾聞之陰不勝陽妖不勝正蛇陰妖也
鬼神之所詰雷霆之所射也今乘天之用否而逞其姦
又因人之譌以憑其妖妖其能久乎夫穴子之常居也
今以譌致妖而棄其常居蛇死霧必散日之赫其可當
乎國人謀諸巫巫恐洩其給遂沮之未暮月雷殺其蛇
蛇死而霧散冥谷之人相响而槁

粵人有采山而得菌其大盈箱其葉九成其色如金其
光四照以歸謂其妻子曰此所謂神芝者也食之者仙
吾聞仙必齋分天不妄與人求非能得而吾得之吾
其仙矣乃齋三日而烹食之八膳而死其子視之
曰吾聞得仙必煖其骸人為骸所累故不得仙今吾

父蛇其骸矣非死也乃食其餘文死於是同室之人皆
食之而死郁離子曰今之求生而得死者皆是之類乎
故張罔以逐禽使無所逃而獲非不知而不避者也設
食而機之則其獲也皆非知之而不避者也南方有鳥
五采而象鳳名曰昭明其性好亂故出則天下起兵西
方有獸斑文而象虎名曰騶虞其性好仁故出則天下
無兵不知者莫不以為鳳與虎也今天下之人孰不
以此觀之遠矣

誠意伯劉先生文集郁離子卷之二終